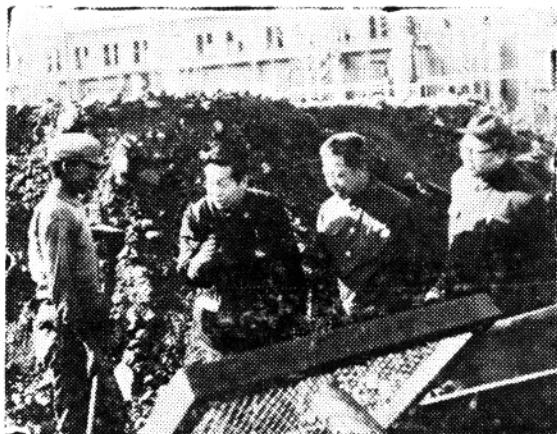


土默特史料

土默特史料

第七集

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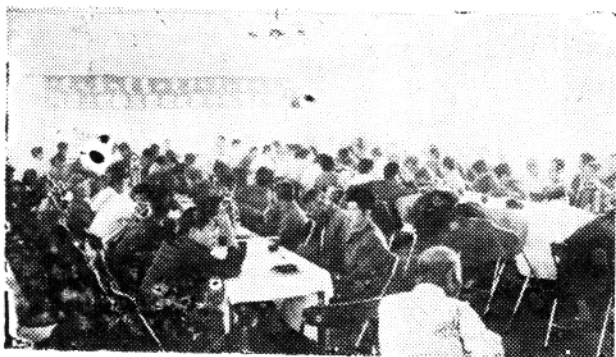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化工部付部长贾敬礼（左二）来土左旗化肥厂参观指导。

张学中 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原土默特旗旗委书记郭启民（右一）、和付书记李子金回土左旗探望。

永胜 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土左旗旗委召开了土左旗编纂《土默特志》和征集党史资料工作会议。

永发 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党政代表团来土左旗参观访问。

建强 永胜 摄

征 稿 启 事

《土默特史料》是为编纂《土默特志》服务的资料性丛书，以刊载土默特地区的历史资料为主，同时也登载研究、考证性的有关文章。按照《土默特志》纲目所列内容，《土默特史料》欢迎下列诸方面的稿件：

一、本地区历代名民（部）族的源流，兴衰及其相互关系；

二、本地区山川、地理沿革及文物、古迹的考辨；

三、有关本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

四、清朝以来本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土地关系；

五、民族、人口、宗教和风俗；

六、对本地区有贡献有影响人物的生平，传记；

七、有关本地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方面的论述；

八、革命回忆录。

欢迎专家、学者和有志趣研究土默特历史的同志踊跃来稿，来稿篇幅不限，应立论明确，论述有据，请注明资料出处。尤欢迎一事一议的短文。

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来稿请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勿寄私人，以免延误。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

第七集

目

录

-
- 韩伍王奎元 (1)
- 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
一场战斗郝秀山 (35)
- 回忆绥远省妇女会 ...陈介平 (44)
- 毕克齐阻击战包盛标 (50)
- 奔向解放祖国的战场
.....云志厚 (60)
- 投向革命荣景贤 (70)
- 我在新三师云德权 (91)
- 我在归绥监狱里的经历
.....赵珪璧 (126)
- 我和保甲团忽必图 (138)
- 初上大青山刘饶师 (152)
- 结束土默特旗“旗县并存、
蒙汉分治”的历史回顾
.....李丰 (167)
- 土旗“蒙游三区司令部”
的组成及其活动巴靖远 (181)
- “蒙旗宣慰使公署” ...巴靖远 (190)
-

满泰小传	程景华 (195)
土默特地方回族史话	白 贞 (198)
匈奴族	宓力更 (225)
土默特音乐文化荟萃	邢 野 (246)
土默川上的戏曲 ——二人台	张 毅 (261)
土默川串话辑锦	史银堂 (281)
谈土默特习俗	泽 布 (292)
昔日做蒙古生意的人	云昌秀 (307)
垄断蒙地商业的大盛魁	泽 布 (310)
土默特地区当铺行简介	云文慧 (316)
土默特煤炭管理沿革及煤税 收入简介	程 琳 (322)
土左旗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 心的建立和发展	吕振新 (333)
土默特志编纂工作座谈会	志 办 (348)
中共土默特左旗旗委召开土 左旗编纂《土默特志》和党 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	志 办 (351)

韩 五

王奎元

童年时代

韩五，又名王潘伍，蒙古族，一九〇七年农历九月初九日生于土默特旗水洞沟门小沙尔沁村（今属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沟门公社后湾大队）。父亲韩实锁忠厚善良，老实巴结；母亲兰瑙，系土旗蒙古族武装“老一团”第二任团长满泰的本家姑姑，她清贫一生，贤慧正直。



韩五兄弟姐妹七人。长兄有有，二兄二秃挠，三兄三元

挠，四兄四四，他排行老五，就取名五五。大姐丑丑，二姐鱼鱼。

韩五的家乡，是个蒙古族聚居的小山村。这里，山涧清水潺潺，坡上果木成林，是远近有名的盛产水果的好地方。

然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之下，这里的蒙古族人民却贫困不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韩五的父亲更是一无土地，二没牲畜，一间半破土房和房前院后的山坡就是全部家产。韩五双亲是务艺果树的行家里手，凭着勤劳的双手，虽然年年迎来满树累累果实，全家却从来没有得到温饱。因而阿爸还要挖土坯、脱坑板卖钱，额吉也不拾闲，经常给人做针线活挣点钱，艰难度日。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维持粗餐淡饭，遇上荒年恶月、天灾人祸，他们就得在死亡线上挣扎，韩五的二哥、三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夭折的，母亲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

韩五不到两周岁的时候，就已失去了母爱，父亲和儿女们相依为命，苦度日月。每当韩五哭叫着找额吉时，阿爸总是用炒面糊糊和稀粥来喂他，实在没办法，就只好将自己的乳头拽起来，塞到韩五的嘴里让他吮吸，时间长了，阿爸的乳房竟被小韩五吮吸得肿胀了起来！

韩五的童年，一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春夏秋三季，他从来没有穿过鞋，只有冬季才能穿上鞋还是阿爸把别人扔了的破鞋拣来，捆绑在他脚上。他从七岁起就割柴拾粪、沿街乞讨，十来岁就给富人放牛，当小长工，挨打受气的滋味全尝过了。就在这受苦受难的生活里，韩五反抗的意识不断滋长起来，并且越来越强烈了。

那时，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韩五目睹了云亨和

表兄满泰的反封建革命活动，耳闻了同盟会员王建屏任萨拉齐县知事时，结交豪杰，周济穷人的佳话。这些人在韩五的脑海里简直和梁山好汉一模一样，给他以巨大的影响，对他以后闯荡江湖起了不小的作用。

勇于抗争

由于深受云亨等人的影响，一九二二年，十六岁的韩五毅然离开慈爱的父亲，去闯荡江湖，结交绿林好汉；他立志要为受苦受难的蒙古族同胞出气，闯出一条生路来。

韩五一走就是十年。一九三二年，他从傅作义驻绥远小校场的部队中，拉出一个排的人上了山。他们常常出没在土默特境内打富济贫，同蹂躏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扰得那些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可惜，这支队伍活动不久，就被围剿垮了。韩五独自一人回到小沙尔沁隐蔽。村里乡亲们见到他都很惊讶，他已有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长成一个身材魁梧，结实健壮的彪形大汉了，更主要的是他练就了过人的胆量和敢于造反的精神。

一九三三年春，德王打出了“蒙古高度自治”的幌子，并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他声称：“在此国难当头，强邻压境之际，我们缅怀成吉思汗伟业的蒙古知识青年，面对蒙古民族于危亡，一展其胸中的怀抱。”这些“豪言壮语”是颇能蛊惑人心的！受奴役、受压迫的土旗蒙古族青年正是因此而投奔到百灵庙的。一九三四年，蒙政会成立保安队，由于小沙尔沁村的云继先（云亨先生的儿子）由德王学生队的教官改任蒙政会保安处科长，因而韩五向百灵庙奔去，在保

安队当了兵。

韩五去百灵庙之前，德王为了借助班禅的威望，以笼络各地的王公前来参加他所标榜的“自治会议”，特地邀请在锡盟唸经的班禅喇嘛来百灵庙，并专为他修建了一座行宫。班禅一到百灵庙，王公贵族们就争着给他抬轿子，纷纷磕头朝拜，并且奉献了大量的银子、白洋和钞票。

一九三五年九月，韩五得知父亲在家生病的消息，想捎些钱回去，但哪有钱呢？急得他团团转。一天，韩五正苦闷地徘徊着，不知不觉到了班禅的库房前，他触景生情，站在那儿愤愤不平地想：“班禅的钱堆山积楞，我父亲却没钱看病等着死，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什么老佛爷，他搜刮钱财还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受用！我们穷人难道就是命里注定穷吗？班禅的钱还不是不义之财！”他越想越气愤，“既是不义之财，取之何妨？此时不取，更待何时？”韩五暗暗地打定了主意。当天晚上，他串通王定国（三罗汉）、武占云等人，撬开了班禅的库房门，拿走了班禅的不义之财，并把印信扔到草滩里……

韩五把分得的钱很快给父亲捎了回去。

“班禅老佛爷的库房被盗了！”消息很快传遍了百灵庙，轰动了大草原。德王怒不可遏，当即在军政人员中大肆追查。不久，韩五他们五人就被抓了起来，带上沉重的脚镣，被关进稽查处看守所，作了“大逆不道”的囚犯。就在韩五被关期间，可怜的父亲与世长辞了。

暴动前后

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的多数官兵是从土默特旗招来的，

还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的对革命事业还作过一些好事。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他们对民族的出路分外担忧，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举行了百灵庙武装暴动，以反抗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夜间，一千多名官兵反投降的枪声响了！半夜，被关押的韩五等五人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忽听有人开了看守所的门，说要放他们出去，韩五心里想：“半夜三更叫出去，还不是枪毙我们？”来说：“是云队长放你们，快出来！”听了这话，韩五他们高兴得真不知所以了。这时，新兵中队副云蔚走进来说：“我们暴动了，你们快到前面赵铁那儿开脚镣去，开了脚镣就去军械库领枪。令口‘火速’，联络暗号用‘手电向空中亮三下’。”云队长的话刚说完，韩五他们就激动地冲出牢门，五个人一起拖着沉重的脚镣直奔赵铁家。

赵铁姓赵，是百灵庙唯一的铁匠，所以人们习惯地叫他赵铁。赵铁在睡梦中，突然被五个囚犯的敲壁打门声惊醒，听见他们嚷着要他给开脚镣。

“还没起来？快一点好不好！”韩五不耐烦地吼叫着。

赵铁哆嗦着起来，又不敢说个不字，想了一下才说：“行行，我去取锤子。”谁知他一出蒙古包就没命地跑了。

赵铁一去不返，韩五他们等急了，只得自己翻箱倒柜找来锤子，砸开了脚镣。

鸟儿出笼，囚徒获释，他们五个人轻快地飞跑着，到达“福元魁”，赶上云蔚中队副，一同向军械库奔去。不想军械库被德王的袍子队占了，韩五他们在云队长的带领下，一

鼓作气，赶跑了袍子队，拿下了军械库。大家看着那一箱箱的枪支弹药，高兴极了。打开箱子，崭新的枪愿背哪支背哪支，能背多少背多少。韩五他们不仅背了枪，还把一袋袋洋面倒掉，装上子弹扛了出来。

百灵庙暴动成功后，部队在南营盘集中。当韩五来到南营盘时，云继先已经给安排做饭。大家动手揪起面片来，那口大锅，这边往里揪，那边往出捞。人们一边吃一边谈笑。韩五猛吃了一顿，他虽然没多少言谈笑语，但心里那个痛快劲就别提了。吃完饭，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所有的暴动队伍编成了一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云继先任大队长，朱实夫、云蔚任大队副，中队和特务队各有中队长与特务队长。在云继先等的率领下，一千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离百灵庙。

云继先由于韩五诚实胆大，机智勇敢，又和他 是同村人，所以让韩五当了自己的警卫员。

绥远省国民党当局从自己的利益和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曾多方找机会瓦解百灵庙的“蒙政会”，搞垮德王的武装力量。百灵庙暴动发生后，他们更加紧了活动。云继先、朱实夫等由于种种原因，于二十五日在傅作义的策划下，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说明率部脱离百灵庙的经过，并声称听候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处置。与此同时，傅作义密令驻守武川的三十五军四一二团，将暴动官兵团团包围，以威胁欺骗等手段，强迫他们交出武器，答应越过大青山后，发还武器。暴动的官兵灰心丧气，好多人伤心地掉了眼泪。韩五虽然忧心忡忡，也只好唯命是从了。

暴动部队到台阁牧后，傅作义临时给予“归绥防共大

队”和“萨拉齐防共大队”的番号。云继先任总队长兼“萨拉齐防共大队”队长，朱实夫任总队副兼“归绥防共大队”队长，其它官员也进行了调整。韩五跟随云继先带领“萨拉齐防共大队”驻水涧沟门，朱实夫带领“归绥防共大队”驻三两。

在百灵庙起义暴发后，乌兰夫、李森等共产党员即进入起义部队中，领导斗争的继续发展，使这支部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革命的斗争精神。

傅作义深知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影响，又担心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抓过去，所以千方百计要搞垮它。他首先以威胁、利诱手段，控制了一部分人员，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并以一直拖延军饷，不发还枪支的手段，坐待其变。夏天都快过去了，士兵们还是那身从百灵庙穿下来的破棉衣，热的不行，只好把棉花掏出去当单衣穿。大家纷纷议论：“当初我们那样拼命，就是为这样一个下场？傅作义这样做，云继先、朱实夫为什么不想办法？”不满情绪在逐日增长。

德王呢？自从云继先等率部离开百灵庙后，他首先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名义，于三月十日发通令缉拿云继先、朱实夫等，同时派员潜入水涧沟门、三两驻地，通过曾在乌滂守备队干部学生队受训的章文锦等人进行策反工作。他们利用士兵们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制造云继先喝了兵血、揩了兵油的谣言，并对士兵们说：“德王知道你们误入歧途，上了云继先的当。云继先投靠傅作义是为了升官发财，哪管弟兄们的死活？我们何必跟上他为傅作义卖命呢！”这样一来，士兵们对傅作义的不满转移到了云继先身上。

六月，“萨拉齐防共大队”驻板申气一个分队的一百来

人哗变了。他们预定开往大榆树滩，那里有德王派来的汽车接他们上百灵庙。事后，韩五跟随云继先立即率部由水涧沟门赶去阻击，结果，只有十来个人跑掉，其余人员除二人被击毙外，都被拦截回来。

七月，国民党中央给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是“蒙古保安总队”，后由傅作义改为“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一大队队长任秉全，二大队队长云蔚。这时，总队队部和二大队驻在毕克齐，一大队驻在察素齐。韩五跟随云继先由水涧沟门来到毕克齐，住在孟家大院里。

九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章文锦等在毕克齐策动了哗变。凌晨两点多钟，他们首先绑架了韩五，接着抓起了云继先等，当天下午他们就把云继先打死了。

忧患余生的韩五对云继先的死痛苦欲绝，他为自己没有尽到警卫员的职责而羞耻。不过，他对云继先投靠傅作义也实在不理解。当时，哗变后的蒙旗保安总队基本垮了，一些人重上百灵庙，一些人趁机溜回家，或者拉山头，一些人继续留下听天由命。韩五自己该选择哪一条路呢？

继续留下来听从国民党的摆布，他是不干的，因为他深深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自统治绥远以来，是欺负蒙古人的；回家又穷得没法生活：拉山头吗？过去也曾拉一排人上山过，还不是失败了吗？上百灵庙吗？自己是那里的囚徒，德王要是把老帐、新帐一起和自己算该怎么办？

韩五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章文锦等人甜言蜜语地拉拢他说：“德王很惦念我们土默特旗这部分人，只要肯回去，他是既往不咎的。再说，我们蒙古人不搞蒙古人的事，何必

给傅作义卖命呢？”韩五终于被说服了，下了重上百灵庙的决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蒙古人的手里！”

韩五跟随章文锦等重返百灵庙的途中，傅作义即派装甲车尾随追击，一百来人被打死打伤。以后，韩五他们和先拉上去的十来个人合在了一起。

德王对返回来的人很赞赏，对韩五偷班禅财物一事，也没过问。他们上去的人被编为蒙古游击大队，由孙有山、耿子荣、李秃卜这些人当头目，驻防百灵庙。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国民党军队攻打百灵庙，松有山阵亡。次日凌晨，百灵庙被国民党占领，蒙古游击大队败离百灵庙后，随伪蒙古军第七师撤退到锡拉木伦庙休整。十二月七日晚间，王英的“大汉义军”中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前途渺茫，在绥远国民党方面的策动下，发动所属官兵倒戈，结果，伪蒙古军第七师几乎被全歼，蒙古游击大队除李秃卜等战死外，大部被俘，韩五也作了俘虏。被俘的伪蒙古游击大队官兵，不久就被分散编入石玉山、金宪章的部队里，投降了国民党。

真是冤家路窄，韩五万万没想到自己又作了傅作义的部下。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石玉山、金宪章部驻防武川时，韩五从乌兰不浪的驻地开小差，回到了土旗。

防 共 二 师

韩五回到土默特旗以后，目睹了国民党部队迫害老百姓，特别是欺负蒙古人的种种行为，他感到，生在乱世，为民只有受气，手里有了七斤半（即枪），官也罢，兵也罢，就不敢任意蹲在头上拉屎拉尿了。所以，他下定决心，扩充一支蒙古

族队伍。

其时，石玉山、金宪章部开赴山西，被编到该部的原蒙古游击大队的官兵，纷纷开小差逃归土默特旗，听到韩五扩充队伍的消息，陆续赶了来，于是一支不受官方统辖的蒙古族武装渐渐扩大了。

芦沟桥事变以后，绥远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形势异常混乱。韩五怀着陕隘的民族情绪，带领人马袭击国民党败军，同时收缴国民党在各村的民团的枪支，进一步扩大了队伍。

在韩五扩充队伍的过程中，共产党员李森、奎壁、贾力更赵诚等先后对他作了不少工作，劝他约束部下，不要扰害群众，希望他做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还嘱咐他：“要保存好这支队伍，等待时机。”这些同志的话使韩五受到了启发，也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

呼和浩特沦陷后，韩五这支队伍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双重压力，为“保存这支队伍”，一九三七年底他同意编入伪蒙古军驻防于包头以西。改编的结果，部队命名为“蒙古游击师”，李跟车当了师长，韩五却只被委为一团团长，他只得屈从。

一九三八年初，韩五回包头筹办婚事。坐享其成的李跟车深恐韩五夺了他的宝座，乘机夺去韩五的兵权，给他安了个副官长的虚衔。结果，屈步霄拉着三团投奔了傅作义，原先跟随韩五的许多官兵也纷纷离队，蒙古游击师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这件事使韩五受到不小的教育，认识到口口声声说“为土旗蒙古人”的人不一定靠得住，投靠日本人更不会有好结

果。他在许多老部下的拥戴下，重振旗鼓，再次开始了拉队伍的活动。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傅作义率部突袭日伪军的时候，韩五从伪西北边防自治军李威业处得到该部护照，到清水河一带扩充队伍。旬月之间就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这时的韩五一改前辙，毫不客气地对伪蒙军开了仗。由于他不断袭击伪蒙军，夺取其枪支、马匹，因而遭到了残酷的报复。波林岱一仗，他的部队损失甚重，全队仅剩七八十人。在他很困难的时候，贾力更同志闻讯赶来了。贾力更给韩伍分析了抗战形势，并帮助韩五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行动计划。贾力更同志的指点，使韩五眼界开阔了，心里踏实了。于是，他在六月初有意识地“投靠”了厚和豪特日本特务机关，队伍被编入伪西北边防自治军。韩五出任三团团长，率部驻在察素齐。

一九三九年三月，根据日寇“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的旨意，西北边防自治军二、三团合编为防共二师，师长王潘伍（韩五），参谋长马定远（马熙）。司令部还有参谋处长张斌如，少校参谋荣存仁（没有到职），军需主任苗雨生，以及副官主任、副官长、副官参谋、军需等。下设四个团，一团团长乔占山，二团团长毕占海（绰号二棒），三团团长云海宽，四团（特务团）团长贾德功（因腿拐，人们习惯称他贾拐子），全师官兵八百多人，受日寇驻厚和豪特的伪巴彦塔拉盟顾问铃木佐吉和厚和豪特警察局局长刘建华（蒙名那木尔）的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寇侵略军共同防卫傅作义军队的反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蒙古方面的国际联系。

防共二师活动在厚和豪特至包头之间的京绥铁路沿线，